

標 疏

箋註蒙求校本

中

水

書 籍	
三	四
學 校	縣 中

十八号

183.01
 200
 Vol. 2

立新報公
中學

依于水垢標

五列傳
成帝王母
弟王諱王商

王根王逢時河平
二年同日賜爵
內侯 札舌叶

疏通也
洽淡潤澤周備也

劉向子劉歆 婦
薛草玄上卷三十
九葉 京房推律

四十葉
驅與舉同
疎敬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中

岡白駒箋註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元后傳云成帝

舅王鳳兄弟五人門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占

言其見信用也谷永為上卿樓護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

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淡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大

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爨護序君卿少隨父

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

客各有所尊不得左右不唯護肅入其門厥得其

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濟節聽者皆竦疎懼自仕至廣漢

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輝光輝光後丞烈以護為西

分三輔置前後兩郡護為郡尹

廣漢也善甘之類
交任所生若文餘
其甘
寫真圖時妙



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饋蘇東坡內曰饋
之世咸稱其侯饋以為美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畫漢人多
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水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
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也周勰題其前寄桓玄皆
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絨閉如舊還之紹云
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
之有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矜白少年因相稱譽以為
戲弄初在相温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
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絕也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
常侍

戴逵破琴謝敷應星

武陵王元帝

各府之召皆不就
無國屬其郡
士死叶

隱逸

阮咸字仲容仲容
齊雲上卷二十第

晉書戴逵字安道燕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
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伶人也晞怒引其
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述後竟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靖潔入太平山十餘
年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
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朝
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
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沒頭至酒店便獨酣寢雖當世富
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儋石解見于與兄弟

票流

齊雲上卷二十第

車大陵又山無石
者 王衍風塵上
卷二十七華名
士熱錢於教要致
之女慕阮脩者求
熱錢於修嫁女而
修不肯娶故不稱
為婿 洗馬箋註
又詳于四十六卷
馬安四至條

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言。衍業服
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皆名士也。
時名士也。時慕之者。求錢而不得。後為六子洗
馬。洗馬前。避亂為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常飲酒。
廢職比舍。即釀熟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棠酒。
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
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舫四時。甘
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首上如鏡者。拍浮酒
舫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溫嶠長史。
其文伯羞鼈。孟宗寄鮓。以露睹父為客。
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大夫。以露睹父為客。

文伯亦魯大夫
長而之長上聲死
繁非可畏而曰使
長即志念之有非
以少易大之謂
文伯之母敬姜
姜稱績于卷六十一
葉 先子也曰
吳錄吳崇勳
孫憐字元宗
諸生慕孟宗德就
論交謂之致客
貧生不腐腐被故
氣同類類諸生
先賢傳作者見孫
敬開戶瑞

文伯亦魯大夫。長而之長上聲死。繁非可畏而曰使長即志念之有非以少易大之謂文伯之母敬姜。姜稱績于卷六十一葉。先子也曰。吳錄吳崇勳孫憐字元宗。諸生慕孟宗德就論交謂之致客。貧生不腐腐被故氣同類類諸生。先賢傳作者見孫敬開戶瑞。
嗜飲。事。羞鼈。小馬。睹父怒。相延食。
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祭養尸。饗養上。
寘。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
遂逐之。文伯。五日。曾大夫辭。而復之。
吳錄。孟仁字恭武。本名宗。江夏人。少從。
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
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
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
母。非避嫌也。吳令。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示。
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鮓。冬節。至時。

王莽之姑王皇后
生成帝博得發生

王莽之姑王皇后。生成帝博得發生。

共王上履漢共王母常存左右上又數問尚書以景帝時之膠東王故帝故皇后太子皆憂 孟康曰以青蒲為席服處曰以青蒲蒲蒲 曰皇太子曰定陶王是名號也百姓皆知適長既立為太子無離畔之心故曰繫 欽推深藏不子遂指問尚書事 劉曰臣子宜屬下曰玷按本傳愛幸上有雅素二字 愛幸下今者二字 宜從劉語 宣帝愛編指微傳天下

芻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芻為之出得以餅母皆為至孝所感任孫皓至司馬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問有獨寢時直入卧內伏青蒲上 應劭云以青蒲地曰青蒲 蒲自非皇居不許至此 漢書曰皇太子以適長 適謂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

詳者常言而言不 隨諱同護也 扶 三輔之一至於 京兆馮翊以湛為 傲表表者測景之 水 陳其失而諫 后郭昌女建武 二年立為皇后後 龜稍衰十七年 廢 大夫下累文 大司徒戴涉被 誅帝強起湛以代 之湛至朝堂遺失 屐便因自陳疾篤 不能復仕

副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 後漢書生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 三輔以為儀表 儀法也 人或謂湛為偽詐 甚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目復諫矣及郭后廢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稱名 標表 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 丁謂也 居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備禮與平常

介特立也

金亦衡也亦量也
莊子銓才註銓量
人物吏部重人材
而任用故名銓衡
之職 筋直操反
與著同
願謂貪貨財流
亦 懷千金之欲

太項嘗操破表薄
於南皮詳上卷二
十其毛珣公方珣

溫嶠字大真大真
王臺十五葉都鑿
吐哺下卷六十四
葉輔之字身國身
國吐屑十四葉阮
字蠟履四十八葉

人所不欲忍能施
已所不欲受能容

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輒餐投餼為之

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貧餒

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後刺史多贖貨始也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

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印環也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以社日

後五戌為春社五秋為秋社

鄉人祀之為五石之神其名曰社

來歲鄰里社脩感念

母哀甚鄉里為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聞脩家穀不滿十

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

魏都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顏縱

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

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也謂為之長無尚焉之稱

方伯正也胡毋輔之為達伯小節也卞壺為裁伯

蔡謨為朗伯言高明也阮孚為誕伯是也劉綏為委伯

委曲也而曼為黯伯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之意凡八人號

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儔也所謂八元八愷是也

羊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

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糞食為穀伯

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笨粗也散騎郎張巖以狡妄

為猶伯獲猶皆而聃以狼戾為瑣伯獲不聽從也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陳群蹙容

歆所出管軍判帝注司徒官名歆者位階

華嶠譜序曰文帝受禪魏文帝朝臣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旨徒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澤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初文帝即位群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群有蹙容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群為兒時祖父寔常竒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

方正篇

陳寔既出荀陳德星注又陳寔遺盜下卷八葉宗人謂宗族

列傳十一

陳泰挂壁下卷六十五葉

疎亦通也謂不拘也 徭役也課稅也

臚卿紀紀子司空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慙卿公司空也卿鴻臚卿也卿慙長

長大丘長也言羣不及紀紀不及寔也 蹙或作慙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亮明也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異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復音福漢法免也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稱太守縣令皆曰明府

艦四方施板以禦
矢者

順江水之流

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
艦戰也乃作大船連舫舫兩船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
獸於船首鷁大鳥以懼江神舟楫之感自古未有拜龍驤
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
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刺史無愛死也濬
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
璧焚櫓櫓船也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
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吳志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具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
如夢焉吳寶鼎三年二月丁固為司徒正十八歲矣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鄧艾見下 舉與
同字 太初日月
上卷三十四葉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
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
後主降後主劉禪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後主已降
會厚待之出則同舉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
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諸葛誕字公休
會既構鄧艾附會以成之曰因謂維等請成都自稱益州
牧會陰懷異圖維心知之欲構成擾亂因謂維等請成都自稱益州
牧是情好相讎會所憚惟艾就撫車微故謂維等其情
自稱益州牧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
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研精義理不守章
句 明德即馬后
出十一葉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
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後漢書注
從姪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

温嶠出十四葉
劉恢字真長真長
望月下卷四十五
葉

爽清快也

孫權字仲謀晉宣
張頌上卷十九葉
南康猶隣同四十
葉

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
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嘗温嶠見之曰此兒
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彘以嶠所賞
故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温豪爽有風槩風格姿貌甚偉面有七星七星黑子作少與

劉惔善談嘗曰温眼如紫石稜紫石英其色淡紫其骨

作蝟毛磔蝟毛有刺磔張開也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即時欲廣田

滅賊詳說本作滅
賦誤謂其蜀島

賦 資訓助

資食之資謂財用

建議之建

揚震上卷再出

主簿之類總攝對

曹有東西曹見上
卷二十九葉毛玠
公方箋

外曹之事 記數

畜穀為滅賊資資所取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
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
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後

楊修捷對 羅友默記

後漢楊修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

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

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曹浩脩獨曰夫雞肋

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廻師

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

通為順次 因有
遺失之事敘之

漢安二年上虞曹
野弱水孝女曹娥
年十四號慕自投

江死抱父屍浮元
嘉元年度尚改葬
立碑使淳子禮作
文碑背八字蔡邕
稱子禮文所題也

欲乞食世說作往
乞餘食 宣武桓
温 捨寮也驗也
果果樹木雜木

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

之知狀廉察思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

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操不解問脩曰卿

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

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

孫女子女子好字受辛物為之受辛辭字操曰一如

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作容

為久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

後宜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長歌行短歌行皆大率言人壽命

既當以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

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

水經

列傳

漢武定郊祀之禮
立樂府 文選注
既懷也 名義
考云儀狄女名
以信語為信人自
敦朴以書契為證
心乃生詐 奔耕
作之業去木也務
商賈之事禮末也
其里有禱樹故

為號 崔浩云眉
聲酒器言出口成
章不竭若滑管之
吐酒一說猶非諸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

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木趨末奔耕作之業

務錐刀之利錐刀之末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

書所劾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

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誓多智也樗里子滑誓之言能亂同

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漢興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

漢興

九

先便賦叶 字荀
事意記叶

東觀亦曰蓬觀後
漢時圖書在此觀

叔孫制禮上卷一

十三葉 科斗環

墓之子古以漆書

簡故頭圓大而尾

細夫似科斗形

皆所幽埋也齊日

室叶 三十年前

故滕公之棺天之

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擣里任鄙秦力士也

後漢造詔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詔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便

懶讀書但欲眠詔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

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經書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朝出何典記嘲者大慙詔之才捷皆此類

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蹕不肯前蹕蹕也以足

跑地久之獸前足踏地曰跑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八三尺所

得石椁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

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

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

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

嬰官至太僕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蜀楚之交山有

兩岸連山無斷處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

椁問舊行人皆云已久見之果使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

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隨

也欲將欲隨不隨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

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恥醜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名產業常艾薪

樵樵柴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

所為 奉車為沛
公御車也按史記
嬰自初為僕御車
五有功五進爵轉
為縣公註徐廣曰
滕令也公字泛稱
耳沛公立為沛封
汝陰侯事景帝呂
后文帝常為太僕

巴峽巫峽黃牛峽
我隨果叶

婚我云父親贈守
而命之迎注酌而
無厭厭曰懸

本傳相遺下云數止買臣母歌嘯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

載衣食具曰重車邑子猶邑人

富貴二句水項頌語

望字義見上卷三兼後漢百官志云武帝置中郎官中與舊省唯廷尉及各陽有詔獄

謝和合優語妻齋泥亦叶

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曰
久請曰汝女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
 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
 重車師古云買臣充卒將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
 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
 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
 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
 之妻自經死妻自經死嫁曰再離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與亦悉召
 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
 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嘗臥疾

列傳 第六十

皇后 紀第十

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鄭玄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孝弟於天下後漢書註引游官儀杜詩註云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如泥然玷按虫以如泥然名泥則醉如泥之泥不必假虫而比伏波標柱上卷七葉明帝后諡德幹枝葉所附而立故能堪事謂之幹選入太子宮

齋官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
 送詔獄謝罪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當世疑其
 詭激通直時人為語曰生世不諧也讚偶作太常妻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三老五更漢官儀於
 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泥蟲名醉者似之
 馬后太練 孟光荆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
 成人嘗久疾大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
 此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
 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
 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帝以
 之謂云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

天至天然至溼
間隙隙 秋取秋
成之義 皇太后
顯宗母陰皇后
闈宮中小門 董
生下惟二十葉其
書開察玉杯竹林
著露清明等
對謂夫 褐毛布
賤者之服 師古
曰綺今細綾縞縐
之精白者 詳說
式本傳無荆釵字
韻瑞活去幸皆言
布衣荆釵操作而
前言用荆棘為釵

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後漢書注法。纖介猶微細也。有司奏立長秋宮。注皇后所居宮也。請立。皇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注周官。周禮也。常衣大練。注大練。大帛。謂厚縹。大帛。裙不加緣。禮下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答。特也。妻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東髮如。推頭。如。著布衣操作而前。操。炊。汲。具。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鄰人之人當作之

毛公詩傳曰。小雅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娶婦。又

正義云初執燭火

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

將新盡乃抽取

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蒸。薪之細者。縮。讀曰。縮。謂抽也。自以

為嫌。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雖執燭不可。魯

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娶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

室壞。婦人趨而訛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

六十不間居。六十。揚婦人言。間。廁。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

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

稱亂。嫗。或作。嫗。以氣。曰。無。以體。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

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

者。未有似於是也。

間居一作同居

柳下直道上卷六十二葉

於是家語作魯人

後漢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謗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弘封侯相采地之入奉與俸通秩祿也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馮翊桓梁等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後漢書注及循繼也

鄧通銅山 郭況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云濯讀曰濯濯船能持權行船也刺船之即曰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覺而之

師古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即著黃帽

本傳云姓鄧名通鄧通也文帝甚悅師古云通何者而責以為逆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為士

微也

漸臺師古云未央殿西南有漸臺以夢中陰目求師古云點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師古云每賜鉅萬如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嗽亦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齏癰師古云齏齏也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齏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微外鑄錢犯禁出曰盜出師古云微備塞下吏驗問盡沒入之竟寄死人家

後漢郭況真定豪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

輻聚共敷故謂舉會為輻法

親之曰恩尊之曰禮

群從兄弟

東觀漢記漢劉珍劉駒等撰

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

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平太尹王莽政太尹政理有能

更始事見四十五葉劉玄到席注

晏嬰脫粟上卷三十二葉

真德也 邪衍降霜上卷三十一葉衍之所作

十餘萬言閤大不經爽飾之若彫

鏤龍文共文雖具備難施於寶鼎

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淳于炙輶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

兩日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炙輶過髡劉

向別錄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多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輶也衍輿謂二騶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

母音無任遠放
澄敦衍前後
敦見庚敦隨憤下
卷二十

列傳
七十三

四開為族邦舉遠
族舉進
秦氏曰皆禮侍兒
以紗扇蔽新婦微
扇曰披扇無侍兒
者乃自披扇玷按
無侍兒則有物按
扇故以手披之秦
氏又曰桓溫婦作
其夫為老奴猶可

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庚敦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
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
誠為後進領袖也領袖解見于前元帝時為湘州刺史

太真王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祈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
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邦族名族也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
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從姑父之從父姊妹劉其夫姓經亂離
散唯有一女劉氏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婿公有自婚意答曰
佳婿難得但如嶠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
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婿
身盡不減嶠因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
紗扇撫手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

列傳
十三

怒此是新婦老奴
其夫恐記者之詞

劉琨字越石隱
帝建康二年嶠為
劉琨假前鋒討賊
聽白奴之後其先
以漢明冒姓劉父
湘因亂起兵于左
國城建國號曰漢
淵死聽絃兒和嗣
業

嶠措見上卷 王
食洪範字

呂氏春秋秦呂不
韋撰
二人共北于第于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風采姿貌氣

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

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

免官坐事免官乃移第北邨山下性豪侈麗服王食時洛京地

甚貴濟買地為馬埒馬埒謂于埒外築短垣繞之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

溝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不寧居於家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風俗通漢應劭撰
介芥同
雷義再出

承塵箋既見張氏
銅鈞生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
歛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
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

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承塵施於上承塵土者後葺理屋宇乃得
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

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
莽殺其子宇莽之子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後漢書法三綱君臣夫婦父子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長安東城北頭
第一門

曹操為漢丞相

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盎注盎盆也哭於市曰新
乎新乎注莽為新都侯及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
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
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
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居士道藝處士之稱一不得犯其部
落一川潁川綠賴昭咸無怵陽後公車特徵公車解見下羊祜識環下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

非素雅之雅乃雅
俗之雅 操不以
威權而屈辱昭是
尊德之義
建安獻帝年號
詳說部界也落居
也 一川萬夫四
縣川周其外之說
是也箋似志轉陸
澤 擊仲幹輪上
卷二十九葉

常自下脫源字自
鄉諸臺也

葉縣廳堂前

西土棺自古至今
清朝皆卧棺不與
水朝坐棺同故曰
窆其中

劑者藥品合和之
名

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
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罟也但得
一雙鳧焉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
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塋於城東百姓為立廟號葉君
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
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
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
酒服麻沸散水許傳所謂
蒙汗藥之類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
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
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平復為人性惡且耻以醫見業曹
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初佗解曹操求還取方
已歸家因詭妻疾不反竟殺之操

骨節屈伸之機關

為穴名者非魯

頌曰永錫難老

易曰田有禽前驅

失三禽皆謂獸

利蹠足謂善走

怡猶快傷寒論

有溫粉粉之語註

家或以為米粉或

以為天瓜粉其說

紛紛

書史摭所著故名

史籀篇

怒使人察之知怒使人察之知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
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而脉流通病不能生
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鸞顧熊經鸞顧
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鸞顧鸞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
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
鳥亦除病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
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
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
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
省易趣趣向施之於徒隸也所以為

古者軍行有符專
者所在使人因以
治所為衙府杜
或作部 說文秦
吏先與廢古文用
八體 小篆李斯
去大篆二分取八
分故亦曰八分刻
符傳券所用蟲書
蟲鳥之形施於幡
信署書門題所用
文字說於戈戟
論增見上卷十六
葉及三十葉
王湛王濟叔父濟
叔不藥六十五葉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三時只指始著大篆
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杜
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也從獄中作大
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秦之始皇始
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
真書行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文書八曰隸書恒
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瓘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
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推法者推按
承曰文王之困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犯夜

竇越事見呂氏春
秋 鎮東將軍
幕府 導珣顯亮
前後互見
武帝征和元年以
蠶起女巫性來宮
中教美人度厄每
屋埋木人祭之武
帝夢木人數千來
擊驚悟遂病江充
因為姦媚後宮及
太子宮得木人七
多太子不能自明
捕充斬之發兵與
丞相軍戰敗止自
縊死初衛后生太
子號衛太子太子
納史良娣生史皇
孫進進納王夫人
生皇曾孫詢是為

禁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
撻宵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此密越苦翻錄曰何免
年可以連矣越曰請以十五年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休吾不敢休
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
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
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群
鬪者死傷橫道師古云天子當出或有吉過之不問吉前
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發里矣
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
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也課試
功曰最下 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
功曰最下

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以下皆遇害。帝繼繼下獄，不知巫蠱，故曰坐衛太子事。因上計有罪者之獄，此時巫蠱連累收繫者衆，故曾孫寄在此獄。本傳云：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孫在，他人亡辜，死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遂以聞，因劾奏吉，帝亦悟曰：「天使之也。」按衛太子死後，帝知其無罪，故赦之。吉言感悟，遭遇

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巫師為蠱，祝诅人術，詳于漢書。師古云：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時獄繁，故曾孫繫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謁者令到獄，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以高天命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謂故天下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 襄帷 郭賀 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

謂升大位，惟裳亦名童，察上有蓋四傍，垂下以為飾。
中平元年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
民離散，則田宅荒蕪，蠲復共剷除，晚反飯叶。

傳車驂駕，傳車，驂也。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謂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車塞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臧過者。臧，通。望風解印綬去。初，交阯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自不能故聚為盜賊。琮乃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蕪，蠲復徭役。復音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盡力於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差歡，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後漢書：三公服，衮冕，卷龍衣也。黼黻，畫裳，文也。黼，文若斧；

建武光武帝年號，故事國家舊典。明卿廷平叶。

櫛亦車上施帷以
屏蔽者文絡之以
為飾

外戚
傳上

外戚
傳下

虎園畜獸之園也

形藏文若兩已相背是以前後垂玉也天子十二旗上公九旗
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華陽國志曰明帝賜三公服
以彰有德所謂露冕蓋木結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
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
寵與傳昭儀等上幸虎園關獸後宮皆坐熊佚佚與出同
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
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久而止妾
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况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
載辭曰觀古圖書賢聖之君皆行有臣在側三代末主迺

列傳
三十九

飛燕體輕五十九
葉
扶胡道謂我求媚
之道於心中也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云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今有班婕妤後趙
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考
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
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師古云祝詛主
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
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
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
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久次言新學者但
流傳弟子受業

公孫弘為相漢相
東閣下卷三十一

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
治中自免選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公車解見前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論
弟子傳以久次相接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師古

有園圃不窺視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士皆師
之言專學也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通鑑兄素驕

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謂若

兩門禁舉火及開也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
舒希世用事師古云希與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

嫉之乃言之於上揚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
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

魏其侯竇嬰
武安侯田蚡

水傳隆儒下有矣

字一載 百家一
載 推推尊也推

明抑黜二句屬朝
廷不屬對冊文

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
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
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
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傳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曹操為吏部尚

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明帝疑其傅粉夏

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容有威名於

江左五歲之月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

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任為丹陽丞

湯餅煮麵也
人預之曾孫
成帝后慈恭
義之委珎已出

續齊書記楊寶
撰
中箱箱

寶今開脫曰字

哀帝平帝

揚震關西上卷二

葉東去三卷同六

十仁華賜趙業水

中不載彪于修得

修建對見前

一五列傳

石虎石龜從于物
見上卷二十八熊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書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鳩梟所搏墮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寶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四枚象四世寶

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于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于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一萬騎攻之城陷寶

傳通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泐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鐵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隨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新刻

本考例曰萬曆刊本此題作楊生黃雀毛子白龜以避寶重益後人所改雖不可必從似有其理愚按養龜者非毛寶矣其軍人也何得題毛寶白龜當作楊兒黃雀毛軍白龜而充當耳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頸有大瘤號曰宿瘤在父母家猶宿瘤女宿宿

疾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

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

受父母教採桑命也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

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一心也予之不忘中心謹何

閱王叔子襄王立
又有破塚之后可
謂嗣徽音矣聞王
遇弒事詳上卷四
十六葉

仁智

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閱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采，衣不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趙、魏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適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令曰：倩，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

有河之經流則支
流所潤九里九里
之外漸洳所及又
三百步

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漸洳，水浸不涸之地也。河之憂延及衆族。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籬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相

列傳 四十

事實前或免職或
為官或遇讎
管仲器受三四斗
蓋漁具 管仲葉叶

其心守正其容無儀

太后昭帝后

公金印紫綬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青紫謂印綬之色

紫為公服始子見

魏及隋師古失考

周顧所稱取金印

如斗人意略同馬

端臨據此亦謂清

前服紫非子靈封

青袍紫別有說

咸見上卷二十葉

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

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三

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

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

地芥師古云青紫卿大夫之服地芥草芥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阮

任達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

簡食之以致清議師論曰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個儻不羈個儻不見

資貨也產田產也

不知制之所出

變衣服着吉服

布帽喪帽

博徒謂博為素彥

道蓋當時隱語一

說不能存彥道之

妙手段擲地也

阮作擲對人世

說云陳郡袁耽俊

邁多能標題本諸

手王珣短簿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

尚有負進財博之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

耽在艱在艱居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

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

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

投馬絕叫馬局上所陳子批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

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衆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

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云窖猶水栗絕不飲

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羶羶乳乃得歸師古云羶牡羊武

師古曰武不當產乳券烏白頭馬生箭之則卒按散文不必拘此壯故下文曰牧羊 本傳云常惠請守者得夜見漢使云云使若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

列傳 二十 六 附 興傳

未央宮中麒麟閣所圖十一人詳于上卷二十七葉光國自贊疏 永平明帝年號

拔刀示自殺誓不

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之官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朔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後漢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此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志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

單于服禮表

持大漢節對禮表獨拜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擊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

一釜釜與鬪同量也按考工記鬪深尺內方尺而鬪其外容六斗四升其鬪一寸容四升其耳三寸容一升

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傭役至農月以小

車推父置田頭陰祠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

平原君辭于六十
紫趙勝謝覽注
本傳云平原君曰
勝請為紹介而見
之於先生于光者
文誤存請字求
實屬於平原君

約賣身為奴遂得錢塋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
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繅三百匹放汝夫妻乃
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
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
而去搜神記云織女生一子曰仲
錄異記所謂仲舒即是也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官游於趙
會秦圍邯鄲而魏使新垣衍索隱云新垣欲令趙尊秦昭
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魏都大梁
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索隱云紹介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
之王貌非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

鮑魚見諸子魚死
激世趨利者非為
一身仲連蹈海不
去亦非為一身

世以鮑魚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韓詩外傳云鮑魚則
深而守採熱拾燥劑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過之
之曰吞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
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無德抱木立死從頌
與從容同為不能寬容而死此言非也眾人不知則為
一身不知無之意居海非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
之國也索隱云秦非以戰勝斬首多為上功權使其士
虜使其民索隱云以權許使其民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
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
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索隱云鳩夷咸酒
華囊孔用之則多
於容納不用則可
卷而懷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戮典勤通與勾踐潑謀
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誓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
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隱

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齋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正義云：間行，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巨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故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孫敬到洛陽，在大學左右，得一小屋。

學於洛陽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為簡，以馮經。

前漢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温

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牋，小簡曰牋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

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

孫敬再出

列傳
一二十

列傳
六十

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山邑縣名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没于石勒，乃

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掠奪也步走

擔其兒及妻。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

有一息，子曰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身

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弃而暮及，及於父母

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弃已子存，弟子見其義焉，及則至江

東仕為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

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甥

子曰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

是亦韻語

晉書石崇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康為鍾會所誅謂紹曰巨

源在巨源山濤字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

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也嵇多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群昂昂高舉貌裴頡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

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天子出奔馳詣行

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

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

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此言不問蝦蟇

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牢

綠珠墜樓太中文君當爐

晉書石崇字李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

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

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縠也羅也曰在所擇使者曰受

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勃然變勃然變色貌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許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致死於君前晉書君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東市中

人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

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音也司

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挑文君竊

趙王倫孫秀事詳下卷三十七葉趙倫癡怪注

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不仁無使天之道也

晉書石崇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康為鍾會所誅謂紹曰巨

源在巨源山濤字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

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也嵇多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

群昂昂高舉貌裴頡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

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天子出奔馳詣行

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

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

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此言不問蝦蟇

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牢

綠珠墜樓太中文君當爐

晉書石崇字李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

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

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縠也羅也曰在所擇使者曰受

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勃然變勃然變色貌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許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致死於君前晉書君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東市中

人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

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音也司

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挑文君竊

動之以挑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師古云都關文君竊

齊他得切從久求物也

諸公父行也更迭也

依憑倚也 相如木末詳于下卷二葉相如題柱生

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師古云悅其音恐不得當也 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云但自 產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如字 第俱如臨 印師古云 從昆弟假負猶足以為生乃之臨印盡賣車騎 買酒舍令文君當壚師古云壚所以居酒之處 相如自著犢 鼻褌犢鼻褌解見于仲容青雲下 與庸保雜作師古云庸保謂賃作者 滌器於市 中器也 王孫恥之杜門不出杜塞 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云不患少財也 今文君既失身 於長卿長卿故倦游文類云倦疲也言或厭游學博物多能也 雖貧其材足 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為富 人父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師古云主天者 侍武帝帝讀于 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殷水

正義曰不待禮白干 鼎組刀組之 組謂椹板所繫 曰負孟子云負未 非自楚之勝 滋味謂鹽梅調和之 道 三齊略記作者未 聞 研調研許半 且叶 南山白石 比齊桓威望強威 禪字經叶韻耳言 已不遺明主不得 衣食終身服職役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以為郎

伊尹負鼎 甯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干求也 乃為有莘氏媵臣莘氏從嫁臣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 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五反使 言素王及九 主之事索隱云素王太古箕素之王 湯舉任以國政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 山研白石爛研山石貌或作研誤也爛明也 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適至研也 從昏飯牛薄夜半薄止 長夜曼曼何時旦曼曼 也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趙壹坎壈 顏驕蹇剝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後漢書注魁望

倨異也 倨傲不遜

本傳據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哉 鄭生長揖四十五葉

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稱其恩德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受上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鄭食其長揖漢王注食其初見高祖長揖高祖延之上坐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下堂知非常人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風儀文采也後州郡爭致禮命禮聘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題云坎壞坎壞言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即署舍即麻署也見一老即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為之為即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所謂

漢武故事班固撰

二千石郡守之秩持田器者雖在監中為良民不問

是以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禽制禽也上選能治者以遂為渤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與鉏鉤也持兵者迺為盜賊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云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尉與尉通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上商賈末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職曹以諸生有文學者為之

是以三葉不遇也三葉三世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 文翁興學

本傳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送別

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云云引遂引王生也非引見之引以王生為水衡丞

新儒以馴習儀容而後進京師至郡守刺史非常時事約後來言之耳昭帝紀連更賦註古者正卒無常入皆當選為之一月一更足為更卒

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之乃譏曹敖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云辟讀曰僻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師古云飭讀曰勸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師古云右職中高職也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云學官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師古云下縣四縣也為除更繇師古云不從也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

入孝悌力田科者與凡民異級

上卷晏嬰脫粟徐注引晏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筭不從之引索隱僻說不知何類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云益多也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師古云閭閻內中小門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師古云繇由也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嬰索隱云平嬰名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關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蓋車蓋也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揚揚自得貌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

詳說水大夫下有 其妻為命婦五字

儒林傳梁丘賀從 京房受易

朱雲折檻下卷五 葉

嶽角叶 朱雲為 博士

朱博為集上卷十 三葉

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

五鹿複姓 名充宗

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

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

師古云言難 尊貴之難

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

師古云齋 衣下之裳 抗

首而請

師古云 抗舉也

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

師古云柱 利也 距也

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師古云嶽 嶽角長貌

遂為博

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朱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 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 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綬也 印 綬也言其相薦達也

蕭在位則使朱結 印綬朱在位則使 蕭結印綬故謂相 薦達

司馬遷好上卷五 十三葉 統弱冠 往見徵徵採桑於 樹上坐統在樹下 其語自晝至夜徵 甚異之有南州冠 冕之飾 與亮並為軍師中 郎將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舉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 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 彈冠者 且以言其取舍同也 師古云取進趨 舍止息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 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言無 知者司馬 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 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 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百里才 謂縣令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治中從事 史一人 居中治事 主與曹文 書別駕 從事 史一人 從刺史 行部 別乘 傳車 故謂之別 駕 驥千里馬也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為治中從 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農事畢 本傳告
元不孝覽嘗曰吾
近日過小廬落登
頓耕耨以時此非
惡人當是教化未
及至耳母守寡養
孤苦身投老奈何
肆忿於一朝致致
子以不義乎母聞
感悔滿泣而去
庭生叶

鸞鳳仁鳥也以為
鷹鷂之猛威而畏
民不若施鸞鳳之
仁愛而化之

後漢仇覽字季智七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生

業農畢乃令子弟就學剝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剝輕勇

賑卹窮寡其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

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

警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誥曰父母何在在

我庭化我鳩臬哺所生後漢書注鳩鷓鴣也時考城令王煥政

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

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

鳥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煥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

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注煥縣令也以奉資勉入大學以

資為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亮再出

嗣子後主劉禪

先主崩後上疏於
後主

當世之事謂也新
野時上疏文止此

對渭兩事詳下卷
三十葉亮遺巾帽
注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

十倍曹丕文帝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

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畧曰臣本布衣躬耕於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

以木牛流馬運糧常與營通木牛流馬皆載多行少人不

覽據武功五丈原武功縣名與司馬宣王仲達對於渭南相持百

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諡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

木牛流馬連弩以鐵為矢長八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蕭何定律上卷三十二集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云無善行可推舉也後魏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以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凶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何謂上罵曰諸將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裒柏慘 閱損衣單

晉書王裒字偉元城陽管陵人城陽郡管陵縣少立操尚有所守而不苟博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

列傳五十八

等至此始注郡縣何意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總軍攻其為諸葛恪所敗東關之役是

也昭門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斬之昭即晉文帝所治揚州城陽郡直西

按韓詩外傳載之

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必恐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小雅蓼莪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裒作喪非

舊注云閱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

急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新曰綿絮依曰絮損以蘆花絮父

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朝制也損泣通也父責之損不自

理不解父察知之欲遣後母去也損泣通也父曰母在一子

寒毋去三子單也不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

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寒單叶

票流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唐徐堅等撰

舊注所引乃初學記所引也不可謂今本無之製字避造紙之變耳

列傳 六十 八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候漢書玄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曲禮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耳損益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爲秦將始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宦者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後漢百官志云掌上手作御刀劍諸好器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縑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造始也無意始作故用樹膚麻頭麻及敝布魚網可以爲紙奏上曰造意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倫封侯

卷四 五節 篇

說苑漢劉向著 偽禮注著謂充之以祭也 田方簡傲下卷八 樂

列傳 十

富給者好贖者多不恭儉 更始元年令劉秀 北渡河鎮兗州郡

孔子假緇袍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表表一本作裏九食十日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假聞之妄與不如遺藉物於溝壑假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徐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章袴布被袴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存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
 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食在口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注同縣故城在陳留縣東南以博學好
 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
 將獻帝西遷遷都於長安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
 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
 之屣履也倒屣言遽也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
 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

王粲字仲宣仲宣
 粲年六十二歲又
 下卷二十四集

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所以稱王公之孫也

王敦傾室 紀瞻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
 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
 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則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
 色置甲煎粉沉香汁甲煎香名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
 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群婢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嘗荒恣於色荒恣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
 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不置一人題云時人
 嘆異

石崇前後數見
 一說當作甲煎汁
 沈香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
 妓瞻使妓歌舞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顏無作色世說

此當載紀瞻放出
 妓妾事今不可考

原免也

於取中欲通其
妻顏無作色
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王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勝之為直指

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東至海以

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逐捕及行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

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數曰穢惡滿朝不

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也漢安初遣

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遵馮羨徇行風俗皆耆儒

知名多歷顯位使皆為顯官同唯綱年少官次最微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貍當路居要地也豺狼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

列傳四十一

傳不疑

六十四

原免也

於取中欲通其

妻顏無作色

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王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勝之為直指

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東至海以

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逐捕及行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

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數曰穢惡滿朝不

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也漢安初遣

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遵馮羨徇行風俗皆耆儒

知名多歷顯位使皆為顯官同唯綱年少官次最微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貍當路居要地也豺狼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

深冀跋扈上卷五

靈運曲筭林宗折巾

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

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孔淳之謂曰卿欲

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曲蓋忘也好戴曲笠有意於

也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跡

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則足處陰處靜也是無上之城至此當無好惡矣但將不

將修身守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

-5 245 35 950" data-label="Text">

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謝祖父封

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

邀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

父之從祖昆弟為

康樂名祖玄

父環之封

族父族父之子相

原免也

於取中欲通其

妻顏無作色

有司奏顛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王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勝之為直指

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東至海以

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逐捕及行誅威振州郡

-5 250 35 950" data-label="Text">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

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數曰穢惡滿朝不

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也漢安初遣

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遵馮羨徇行風俗皆耆儒

-5 250 35 950" data-label="Text">

知名多歷顯位使皆為顯官同唯綱年少官次最微

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貍當路居要地也豺狼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

謂為族昆弟。登池上樓詩云。初景華。踏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陔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躡。履也。上山則去其前齒。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奔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絕。超越也。善詩書。皆超越於衆。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二寶。詩文與書。

列傳五十八

郭泰再出。樊謂其美。順訓通用。褒大也。中以葛為之。居士野人所服。范滂及黨事起。見下卷五十二。葉。雖好隱。道不與親戚隔。雖守貞。固不與流俗乖異。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輒與。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人倫。解見于許助月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

列傳四十二

邑植並見前。楚植仲祖之誦。字

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閔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平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慙。滂。實。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正義云。屈景昭皆楚之同族。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志。與。誌。通。記也。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習也。辭令。文章辭命也。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害。忌也。因讒之王

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秦。昭王之竟。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令尹。楚之上卿。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

上官氏名漸尚。幾之曰。王令平造。實令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

王。指人。短。王怒而遷之。遷。十。江。南。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

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大夫職掌王三姓始謂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見并草野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與浮沈也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啜其醢舖糟啜醢且食其醢也何故懷瑾握瑜美玉也而自令見放為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昏暗也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皓皓潔白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江名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揚波足藉耳無深義彼揚則我亦揚彼不揚則我亦不揚醜以水膏糟之名薄酒也波連眉切與醜醜為叶楚辭註汶汶玷辱也
賈誼忌曉上卷十五葉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高五傳

列傳二十

五

曹參越裝上卷三
白湛連曉上卷十
六葉 康帝納人謝攻小德懷太子適又納賈充女南風為后賈后以妬忌殺太子而指事賈氏故為捕之文六十六葉南風擲孕注併見魏明帝于齊王芳即位改元正始九年改嘉平歷十七年魏止晉武帝即位改泰始又歷十六年吳以改太康歷史綱鑑以太康為限斷 孫秀趙王倫見前

前漢魏勃必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親前左舍人怪之因特令闚者而問之闚者守門者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賈謫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謫與之親善號一十四友岳為其首潘岳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譙微杜斌等諸君論王仲杜有鄉捷左思崔基劉瓛和伯周恢索秀陳瞻郭彰許猛劉謚構愆懷太子之文傳會納劉興劉琨琨覽一十四友謚構愆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朝廷議立晉書限斷初勝謂宜以魏正始起依連求法賈謫上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議請從泰始為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給事而狡黠自喜與何晏性自喜之自喜同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

律書編卷下卷九
葉郭楓自屈上卷
四十一葉

根當每年立卦非
以乾初九定為元
日預言其日風
雨寒溫以為占驗
各卦主時謂震
主春離主夏兌主
秋坎主冬五鹿
嶽嶽既出不欲
離元帝左右准
陽靈王元帝親弟
其舅張博從房受
符以女妻房令靈
王上書求人朝得
佐助房石顯伺其
知之故曰誰誤諸
侯下

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論韓壽于賈充婦郭槐養為子時賈
后當虛謚干預國事權侷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曰
得我道以凶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
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並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
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
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得王之氣各卦上時
其占法各以其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
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
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
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患天子
詿誤諸侯王遂奔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觀性以歷觀情以律互文猶云觀性情以律歷也歷者謂甲子日已
丑日之類及一日中十二時律者謂十二方位參之以觀主客之性

參五行見性圖



參六合知情圖



東南陽為上方西北陰為下方

晉灼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
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

之按觀性之說本傳不詳其觀情之說曰辰為客時為主人假令辰日

一日一夜為辰為未是饑客也戌時凡時客來成方凡方公正辰方未方未時時為主人則主人正而容邪備成日凡日辰時未時客來

反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

正侍者邪辰正時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水觸物而潤多所好多好

則無厭故為貪狼木怒生以陰氣害土故為陰賊火性猛惡其氣嚴

整故為廉貞金喜以利及加於萬物利及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

水窮則無際不入水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火性窮無所私金性

窮方剛故曰公正

胡纘宗曰觀性以情觀心以性此心所以統性情也迺若以歷與律

觀性情者得非漢儒之臆說乎茅坤曰此文不可解按先儒之言如此不費強解可也

同上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

元帝即位徵之奉土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誠人

辨正雖愚為用若懷邪智益為害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辰為客時為主其

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六合四方上

北方之情好也好之極行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南方之情惡也雖惡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上方

之情樂也樂行盜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正觀性以歷

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著修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

薄少年為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

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

第十

本傳云上方辰未主之下方戌丑主之南北之註互通

張大也 命名也脫名籍而逃

本傳部作都

孟德曹操字

孟德曹操字

孟德曹操字

孟德曹操字

第十

務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水臨江，飲馬權率衆應之，使寧爲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堙入營，斬數十級，斬首以之，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陸遜字伯玄孫皓時爲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伏軾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寡

賢明

人敢多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爲。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已，不肯爲之也。

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鎰，二十兩也。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言有業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高士傳晉皇甫謐撰

杜預建橋上卷五
十葉建橋亦立功
減兵利出山此陵
王居下已蜀兵將
惟曰北來諸軍飛
渡江也預分兵與
潘合攻武昌降之
直指建業吳主皓
面縛出降

王濟既出和峯見
上卷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籍謂第世統註謂之
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
撰女記讖其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
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
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
濟解相馬又甚愛之人愛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
癖癖病嶠有財癖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
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
為後世名好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
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

衛恒見十七葉史
籍大篆法筆至此
又註字無謂籍
籍字無謂籍
其平機無機備之
態而其肉微瘦
徒事筆勢則結構
不精自流于波磔

煮熟布帛曰練
說草書比楷書
却難故急遽之時
必書精不暇書草

明帝使登梯題殿
榜既下頭髮皓然

王莽末光武與
兄劉縯起兵諸將
立劉玄為帝號漢
兵光武廢之為司
隸校尉劉玄事見

為陵谷乎陵谷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晉衛恒章

帝時後漢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

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殺去聲崔氏甚得筆勢而

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楷式也號忽忽不

暇草書寸紙不見遺忽忽急遽之際所世尤

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入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父城縣好讀書通左氏春

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

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王昌光武

四十五葉 王恭
時長安有白穞成
帝子與若恭
之相繼 恭王
後是年 恭王
百姓皆 恭王
會應光武至 恭
王子接起兵 恭
應王即故南 恭
拔邯鄲 恭
漢津 恭
宮田渡 恭
句當在 恭
百卷成 恭
光武想 恭
不汲屑 恭
朕恨 恭
受廷 恭
本價其 恭
田徒長 恭

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萋亭天寒眾飢疲異上豆粥明旦
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
武入道傍舍燎衣燎衣異進麥飯菟肩菟肩因渡序沱河
還拜偏將軍為異為護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
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
多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
詔曰倉卒無萋亭豆粥序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
謝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為高寢郎師古云高廟會衛太子
為注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寃千秋急變師古

了事見十八葉太
子斬江充時婦制
出武庫兵發長樂
官備車與丞相劉
屈楚戰故曰子弄
父兵 不傳教臣
言下曰是時上頗
知太子懼恐無他
意適大感悟 伐
問問關關謂家世
門地師古說文理
暗昧與上文不類
字書從師古者非
本傳千秋為相
十二年薨諡曰定
侯初千秋年老云
云此省薨諡誤存
初字

告非常故 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
云急變 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
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痛名千秋至
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
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
當為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闕功勞師古云伐債功也特以一言寤
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
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公
出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師古
也厭迺晨炊蓐食張晏云未起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自絕
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擊哀之飯信數十日信

正義云淮陰城北

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擊哀之飯信數十日信

臨淮水 秦末多失國者言 公子王孫尊之也

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豈望報乎蘇林云王孫 淮陰少年又侮信衆信曰

屢於衆中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云跨下信孰視倪

出跨下師古云跨下信孰視倪一市皆笑以為怯及信為楚王召漂母

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云以曰公小人為德不竟

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我死之 故忍而就此師古云就成也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

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墓地欲得

世世封侯欲為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司命君下山百

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

葬母冢上有氣驚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和休和

說此指出跨下亦 通

封侯早故世世不 絕天子尊故不過

五六代天子下 當有鍾求數代天

子語百步不顧 亦應至階而巳與

羊祜鑿墓異 葬 于白鶴處

方術

惟身異大帝亮嗣 權變為會稽王休 三足為景帝祖和 子佛嗣見世系 肆市鬻之舍

生皓新刻本誤也 從吳志是正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壺公謫天

薊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

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

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

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為天所 罰人聞今

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

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

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

兩八對舉為扛

行多也

本作種中唯在泥兒長六七寸

比當作嘗居大學時與諸生交親既而遷鄉諸生為貴人請子訓再來京師以食時發錄日中到京吾日中到日中皆到京書日之日中

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三百餘年顏色不老嘗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昔夜皆選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子訓嘗居學校諸生為請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告欲見我者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我先來我處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語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驛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玄壽陵戴侯曹孫

列傳

更始元年八月遣勃及武關齊驍應漢兵開關迎之九月三日斬莽首

王莽地皇三年樊崇等聞莽將討已悉其衆與莽兵亂乃皆赤其眉以相識號赤眉賈妣即賈后始事張以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

本紀

劉玄刮席

晉惠聞蟻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衆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衆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中宛城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官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怍顏色後赤眉賊入關見殺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庭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事不能對賈妣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綱紀法度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

如吏人在官署則
為公事在私家則
為私事

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互市，貨賂得祿，故曰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饑死，帝曰：「何不食肉糜？」無米，何不煮肉為糜食之。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鄼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

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

道之君子。」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意無道之君，本指

前漢鄼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師古云：落魄，

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云：賢者，豪貴

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

兩女子洗足，師古云：洗足也。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云：輟，止也。起衣，著衣。

延上座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居韓信、東擊齊，又使

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云：憑，據也。

而游說不用兵。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二人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職比謁者，太子

導安文深，文法深刻。巧善官，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

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通，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世，本

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列傳二十 汲黯 傳附

略謂行而取之，故誅暴謂義兵。沛公用食其之計，先取陳留，因封之廣野，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而游說不用兵。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叙錄：應璩字休通，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世，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

百一詩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云云所古於此土是謂仁者居文意不經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悲歎舉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局客慙愧靡所如師古曰割劫也攻謂穿窬而盜

百一詩以諷焉詩名百一失其略曰前者隨官去隨官有人適我間田家無所有酌醪焚枯魚枯魚乾也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廬初為侍郎又為侍中故曰三入承明廬謂合言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沈醇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樂師古云陰賊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樂感意氣而之節樂也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姦臧命通師古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解實不知數者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師古云當謂遂族解

晉灼曰輓物扼也物牛小牛詳于上卷三十七葉季布一語注

說文曰扛鼎攬關對舉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立秋以金代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蒙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云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也家亡餘財衣不兼采無美衣食不重味乘不適物牛師古云物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李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止有物若一匹練遂生焉古者以鳥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與腰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注嬰帶也扞禦鈔盜鈔盜與抄同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使

火金受火故至黃
日必伏臘也田
張取歌以祭先祖

為三公

會誓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
月罪囚當斷死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鉏麴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范氏中去而事智伯智伯

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

伯漆其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也董份云此骨人所諱者何以或酒器非

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

以刺襄子襄子知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

刺家傳

范氏中行氏謂范
吉射與范黃也二
氏與趙氏相惡故
趙世家多合言二
氏范智食邑名中
行官名三家本皆
荀氏

宣公三年

靈公不君見上卷
五十一葉靈輿扶
輪注

有趙宣子名

又漆身為厲厲屬病也吞炭為啞啞病也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

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使曰子事范中行氏智

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

對曰臣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

遇我注國士名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

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

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

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杜注失君道也厚斂以雕牆厚賦斂于民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宰夫

烹者胹蒸也實諸春婦人載過朝之使鉏麴賊之杜注鉏麴

使婦人載盾為正卿駮諫公患之使鉏麴賊之杜注鉏麴

晨往寢門開矣威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注不解寢退
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
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杜注趙商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列傳 咸補始平太守事 見上卷二十葉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
蓬髮飲酒也不以王務嬰心嬰猶轉從事中郎終日酣

縱常為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金貂侍中

冠也加黃金瑣附復為所司彈劾彈劾推帝宥之初祖約

性好財乎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約許人

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屏蔽餘兩小麓以着背後傾

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

一生當著幾量屐量與同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

祖邀哲江下卷四 十六葉邀之子當 作弟 明帝時王 欽犯關歷陽內史 蘇峻入衛有功至 咸帝時舉兵及進 犯朝 石勒見前

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邀之子蘇峻尅京師矯詔
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

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

索之不得見後見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占道士曰

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

弟悲喜問羊何在向者所牧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

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

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

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

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

觀星察氣

慈慈謂操多慈不
結學道故慈 知
設酒酒故乞分飲
一杯之酒以資操

曰按神仙傳作五百歲能坐在立以日中無影有童子
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
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
是方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正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作
將盡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
足貪也乃學道術尤明六甲
癸亥為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行酒饌精思於天柱山
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
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左
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乞分杯飲
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兩

操畏毒未即飲慈
將神術毒不能毒
故乞自飲

使者聞增錦之命
作報書托慈以達
于操
陶潛歸去下卷三
十一葉 太元孝
武帝太康年中事
相距九十年餘
人名曰黃道真
續紛亂貌

向各分 慈飲其半送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
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鳥飛之俯仰之狀
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
羞俱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
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鉞釣沈之復引出皆三
尺餘操繪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
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一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
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
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
續紛亂也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

東人世變夏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不審貌似而便捨船從口入，初極
 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街巷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黃髮，老人；垂髫，童子。
 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
 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人為具言，聞皆歎惋。恨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處誌之。及
 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郟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
 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報盡

既望山頭有桃，復
 望見蔓菁菜，從
 山澗流出，層層
 飯餘飯粒

金銀 琉璃
 中赤 碼碼 珠
 珠 真珠

卷之三 可削

卷之三 可削

食桃，乃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洗足曰洗。望見蔓菁菜，
 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
 去，入不速，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
 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
 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瓔珞，非
 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
 羊脯，甚美。又設汁酒，有數十客。數十，仙女。將三五桃，至云：來慶
 女婿，各出樂器，歌謠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
 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
 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佳半年。自以為
 知，經人問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
 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

劉阮下脫曰字

自永平十八年至
太康八年二百十
三年

借度儉之故父
超亦靈運孫

如主世孫所載帝

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
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
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相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
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

落水開道機也險絕之處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

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濡濕乘藉超

宗先在僧處賦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

所不受投鼻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

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袁劉乘褚淵同受宋

篡宋心衣劉誅誅道成淵以其謀儉命輔如主藉道成有告道成袁劉自死之故云賣袁劉儉字仲寶祖曇首父僧

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川陽八表繁見之曰宰相之門枯

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杜典檢門終當任人家國事

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為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

稷契正虞夏伊呂翼商周薄本儉作常談也淵年十餘時

父有牛墮非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

謂曰可密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

書有久求官密袖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

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落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為

尚書令歸心齊高帝道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識之

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淵告謀

戴僧靜攻粲石粲為司徒與尚書令劉彥節彥節貳於高

帝死其事是時道成已封齊公進爵齊王朝臣皆附歸

列傳
十八

以褚淵為吏部吏
部主選舉故人求
官相啓謂許上

道成執豆及順帝
篡位宋臣武於

齊汚名節
城生叶 繁子袁

最以身衛繁僧靜
直進所之

票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石崇再出

以翡翠羽為飾
蓋奢麗也 愷秀
共玉室好成 鉛
相通格米藥汁蒸
船之不稠膠者蒸
物以此代水 綱
目能覽去障今置
足也 以小竹交
結為之衣以布或
帛可舒可卷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
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為荊州刺
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費費也後拜衛尉財產豐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紈細也珥金翠珥耳飾也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
相尚愷以銘澳金澳當作澳廣韻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
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
椒椒胡椒也漢官儀皇后宮愷用赤石脂赤石脂藥名武
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扶疏
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
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
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
自失恍然失

傾奪謂時侈陳子
昂詩傾奪相奢侈

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
自失恍然失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
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
楚為瑇瑁簪瑇瑁龜屬甲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
君客注請命長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以見趙使趙使人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魏文帝後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
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冀州表文帝納后於
鄴魏略曰鄴城破鄴城紹紹妻及后共坐堂上文帝入

昭慈
出守幽州

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特也
 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今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
 文帝就視見其頰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
 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
 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滅死輪
 作輪作徒刑也輸輸送之役作七功之役

胡嬪爭擄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
 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
 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
 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
 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莫知所適常乘羊車以羊
 駕車恣

后妃

博蒲有數種呼盧呼雉以物黑點為
 戲者是一種書
 言按事引博蒲經
 云凡逆關及後一
 子謂之魁近關及
 前一子謂之坑落
 坑落非貴米不能

列傳

出七一馬打一馬
 如過六馬則一馬
 可謂六馬是一種
 晉武之博今不可
 考或曰於局之北
 胡媚打帝馬於局
 之西不使帝打已
 馬假名將之姓誇
 其技以對將種之
 言帝聽其技之不
 及
 數馬之對當作點
 對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
 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云史失其名故皆以馴行
 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云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云凡總計
 人二千石號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為上卿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

本傳上文云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大傅

平帝加莽為宰相註曰周公為大宰伊尹為阿衡故莽此號以尊之

猶如此後為丞相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師古云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言已繕事書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師古云奸求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云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稱宰相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師古云靈壽木名似竹有杖節長八九尺自然合杖制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為太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神一質案 世事謂奔走於利微寇害相繼謂賊民將起

我不下釣則魚不吞釣亦於自我然魚有貪有不貪不貪者不吞貪不貪在魚心故曰豈我哉以諷世貪利害身者所以為知言且夫以下可如此解 晉考其簡文帝子 便謂體輕足健攀樹跳澗 谷氏曰濟度也跋涉勝地也一云濟成勝情也 許由一瓢上卷五 十葉 方曰筮圓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弋繳射也謂以繩繫矢而射飛鳥也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以為知言知言謂知是非得失之理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勝情愛勝地各勝之情有濟勝之具濟勝之具便登陟如足也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遺贈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由隱于箕山故稱箕山人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

許由一瓢上卷五 十葉 方曰筮圓

箕山人似不爾耳故稱箕山人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

曰蓋妻曰苞藉曰
以姓同誌
憂者字誌

休居幸也而立不
幸也謂不幸為幸
所以為滑稽幸
矣即愚說 秦在
關西故曰冠從東
方來

為上叶漆室亦叶

於天下之寶蓋謂諸侯之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索隱云倡侏儒也侏儒短小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

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大雨陸植者皆沾寒秦有陸植即

哀之謂曰汝欲休乎休此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

大呼曰陸植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長身材幸雨

立幸為即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

天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

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

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凡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士也分巴

律曆志

律曆志

落下氏轉歷之法班史之文簡奧後世起大疑獄近膳所黑田氏倒
置與長相終二句加小終大終之文以成其義然原文錯脫至於如
此亦可疑焉今就律曆志中摘可備參考者列左

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略故為黃鐘其實

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說背於此文備於算位安哉律

容也龠則龠亦圓徑三寸長九寸故律龠互言之以律度量衡本

外皆圓而長故量曰長若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略拜天地終數為十九天終於九地終於十

終相者九道運行之名與此自別且與統母日法八十一日為八

為章歲十九歲合天地終數為閏法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閏

法乘日法得統法八十一章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

五十五下

元法

余忘固陋因舊史文施註解如左

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九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謂長與

乘律長九寸百七十一九寸乘終數十九年分而終復謂一日之分

復即統也蓋唐氏落下氏家言三復而得甲子復法乘三得元法

冬至以爲曆元夫律陰陽九六陽律黃鐘九寸又象所從出也

以四攝著過攝四九三十六爲老陽故陽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

曰九過攝四六二十四爲老陰故陰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

黃鐘之律而始終循環不離九數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郡落下閔與焉仰占云姓閔都分天部而閔運算轉歷其法

以律起歷先是有顯現歷於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

一日之分也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以與長相終律長九

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

象所從出也陽爻曰九陰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法也莫

不取法焉輕重長短多少贊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閔

曼容自免子平畢娶

前漢邴卅字曼容琅邪人父漢以清行徵養志自修爲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

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

至損益卦數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損益之爲卦

列傳 西兩 三兩 附傳 逸民

又按求律積法徑
三步自乘再乘長
九寸得圍徑壹步
長壹步者八百十
餘此一齋之積也
以十餘爲一寸則
亦可謂之八十一
寸也但長自乘及
圍乘長合八一之
數偶然爾倘長或
徑有一毫增損則
不與實積合

中和謂不過激而
與流俗和非中庸
之中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上益下在下則損下益上而後死若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男子死則貴則居高典損益其反矣而必先存建武則富不如貧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男子死則家敕斷家事勿相關我當如死後遂肆意遊五嶽名山山東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律合

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

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君耻之至師消果知鐘之

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離朱孟子所下水

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觀也謂離婁也

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現嘗存觀前後數見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嗜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怏怏情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墮地為宮墮者外垣之內內上徵榮行相於江陵

北門相解見于表既上車軸折車廢廢師古云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簿書罪狀文

次第責之中尉郵都簿責訊王郵問王恐自殺葬藍

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樂巴嘆酒 偃師舞水

神仙傳樂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正月朔百

墮地同叙通切又而緣切

那都蒼鸞上卷四

後漢順帝

治鬼用區使夜鬼

巴獨後到頗有醉色又飲酒望西南嘆之

舊本又飲作不飲誤後漢書

巴傳注引神仙傳作又飲今據是正

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

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日耆老皆入廟致饗是

以來遂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嘆酒為雨以滅火災詔

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

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

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

漢書

列傳第七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

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越日王曰若

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也王視之趣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鎮曲也捧其手則舞

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偕姬內御並

觀之穆天子傳云偕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

侍妾通指也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

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

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傭書受在寫文字也所寫既畢誦讀亦繼追

師論講追追也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

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

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

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雄仕京師與君平

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
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哉日
閱數人佛古云裁典得百錢才同閱歷也人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
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
餘終

叔寶王潤

彥輔水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風神解祖父瓊曰此兒
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
雋爽有風姿風姿解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
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水清女婿王潤

列傳第六

衛玠再出瓊上卷
再出濟亦數見

列傳十三

玄字太初太初日
月上卷三十四葉

令諸子造廣執謂
王衍數見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
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玠見而奇之命
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
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
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髮鬢鬢黑髮也漢武故事飛燕
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
氏出平陽侯邑初為平陽公主詭者武帝被霸上被除也
福也孟康曰如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
更衣久坐者皆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尚主也軒中得幸師
本傳曰帝運坐離今車之施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

平陽公主事詳六
十四葉衛有姊妹
師古曰時於軒中
侍帝操生衣裳
本傳曰帝運坐離
甚賜公主千金主

國太子夫 姜進
甘泉等諸官屯按
本傳宮人下脫子
字父趙臨使宮人
意生飛燕故不舉
後許后之廢有帝
欲立燕燕太后嬖
其所出微事亦
傳皆無子下曰水
年定陶王來朝王
祖母傳太后私照
趙后定陶王竟為
太子明年帝暴崩
帝素強無疾晨從
起因失衣不能言
茅坤曰帝暴崩
必以多慾也昭儀
焉得有壽哉

曰行矣師古云指謂摩猶也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
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子房太子遭巫蠱事起解見
于西吉 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誅充太子敗亡而兵敗
后自殺

外戚傳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師古云宮人者
初生父母不舉傳其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
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以其體輕故名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
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立為
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弟女弟也健行姊弟顯
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
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哀帝為太子頗得趙后力故也西京
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

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
王為當時第一

玄石沈湎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
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節度謂歸家而家人不知以為死
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
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
石飲酒一醉千日題曰沈湎沈湎

卷十

列傳十九

評說引搜神記曰
酒家姓名秋布
曰酤曰與玄石非
飲於酒家日飲於
酒家則無忘言之
理 節度謂應其
人之酒量有節限
分度也若飲與他
酒同量則為千日
醉然本是寓言宜
不費解
君父與路人齊禽
鼠草木與人齊
焉故酒也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
為心常乘鹿車鹿車解見于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
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指酒毀
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攝生之道伶曰

名辭

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斗五斗解醒醒也言飲五斗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銜肉頽然復醉醉也言飲五斗

作興皆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攘袂出臂也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奉言體如雞肋之小病不堪打也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調選也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太始武帝年號

趙勝謝覺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覺者漿散行汲覺跛也漿散覺者行貌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覺

列傳十六

復是篇

點火朝上

君賜酒感其恩醉而備為敬
說苑怪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與守

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瘡之病罷瘡腰曲背隆高之病也蓋覺者而有此病行形可笑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覺者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覺者門謝焉後乃復來向者引去客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也援按趣火來上趣促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群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懽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

子何以出死不疑
如計對曰臣嘗死
性者醉失禮王隱
志云云

論晉人史記註引
之

者顯報王也王問對曰性者王隱不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

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

石北方下文石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兕野牛也皇甫謐

曰作石椁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疵

頰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

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

可窮也

張憑理窟之小 裴頠談藪

劉惔傾釀下卷十

六葉 舉孝廉將

入都自謂得交都

下當時之英雄

初指在鄉時 王

濛市帽下卷十葉

遺之遺歸也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間所稱舉孝廉負

其才負恃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

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

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

我之懷通暢王劉所懷問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

日彌終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遣使覓

張孝廉彤召與同載劉同車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

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勃窣行緩貌言言論不意切而於

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裴秀字季彥季彥

領袖上卷四十四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警古少
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言不可一時
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

二十

除侍即漢獻帝時
孫 董卓之亂

亦不足進而任用
歸曹操 楊修

見前 陳琳書檄
下卷六十七葉徐

幹應瑒蒙求不載
劉楨平視見前

楊修華陰人鄰京
北故曰上京許

云太尉子故曰上
京難信

笑而不言時人謂顏為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
倫所害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

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不揚曰寢

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

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州也孔璋鷹揚於

河朔孔璋廣陵人辟難其偉長擅名於青土徐偉長居北

州也故公幹振藻於海隅劉公幹東平寧陽人德璉發迹

於大魏應瑒南頓人近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

自謂握靈蛇之珠江中街珠以報之稱靈蛇珠又號隋侯

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

第九

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

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

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

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

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

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

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鈞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

其發奸摘伏如神師古云摘謂政清吏民稱之不口師

列傳 四十六

遷上略文

兄文帝未即位
時攝東阿王太和
六年二月封陳四
縣為陳王恩謚又
見下卷六十三葉
陳思七步注

有請求者納賂於

吏吏受取之為職

罪一偷盜重十

二銖兩二十四銖

婢有過自絞廣

漢聞之為丞相夫

人妬殺

不用善算師古說

已從胡巧為貨殖

承缺之計耳東

郭廷咸陽名祿之

大劉鹽孔僅南陽

大治二人為大農

丞弘羊拜大夫

志

食貨

前漢桑弘羊

十三為侍中

與大農丞東

郭咸陽孔僅

三人者言利

事析

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毛氏曰鈎距如鈎之有

使人入其中不能出鈎索隱情也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

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

間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

知之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

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

死願代廣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弘羊雒陽買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心計不

秋毫折分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

家平陽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云壽姓季與

主家僮衛媼通師古云僮者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

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謂

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名山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賢裨王

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

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

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

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

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

列傳 五十二

同上

索隱云媼婦人老

少通稱 衛后傳

曰子夫有身董寵

召其兄衛長君弟

青侍中子夫為后

長君既死乃以青

為將軍 五十九

葉衛后髮注併

者

索隱云立大將軍

之號令而歸

衛媼長子名更宗

長君長女名君孺

為公孫賀妻次少

兒後改為陳堂妻

大將軍即衛青

本傳曰趙置大司

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有氣敢往索隱云果敢任氣

呂祿呂后兄子

周勃織薄下卷六十葉

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太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有膽上嘗欲教之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顧念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况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漢與天下既定陸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京師有南之寄說祿曰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所疑何不解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

以黃繒為葢屋

知識度量

易曰夫坤墮然示人簡

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云間出投開隙出也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云纛毛羽幢也惟尾為之在乘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袒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墮然墮順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脫或然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

山濤識量上卷二十九葉魏舒堂下卷五十七葉

周子厲公子時在京師

列傳 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十八

成公十八年

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

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魏舒字陽元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晉欒厲公逆周子于京師周子少有才周子有兄而不慧不

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躠擔簦徐廣云躡草履也簦長柄笠說趙孝成

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二十兩為鎰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秦

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兩為一斤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笈書箱也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新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

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不可瓘亦位三公故稱公衛

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種賢一也多子二也容美三也色白四也身長五也是為五可

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元后武帝荀

顛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

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

妾子墮刃墮地武帝聞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

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

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威怒及太

后妃傳一

充瓘數見

荀顛蒙求不載荀勗音律上卷四十七葉

楊皇后父楊駿為太尉抑賈后威權賈后構以謀反殺之廢楊太后為庶

元帝第四子
璋武帝第五子
三十九葉潘岳望
應注併見

子廢惠帝太子通母謝氏賈后廢之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太子廢之太子廢之
故表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
賚金屑酒賜死

書泰誓曰商王受斫朝涉之脛斫斬也商王冬月見朝涉

之通雅云尚書皆作商王受斫賢人之心比于忠諫剖賢人之心比于忠諫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而觀其心剖賢人之心

附官職考略

光祿勳秦有郎中令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大鴻臚大鴻臚

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掌諸侯龍驤將軍

及歸義蠻夷漢改為鴻臚龍驤將軍

王之撫軍大將軍同上龍驤將軍

公主者皆稱此太僕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宰相

官稱左右馬頭特進諸侯功德優或朝廷所敬宰相

儀女官昭顯其儀特進諸侯功德優或朝廷所敬宰相

衣越騎校尉禁兵既見上卷治中治中從事居外征

虜將軍後漢建武中始太子太傅掌輔導太子典屬國秦官掌

蕃允秘書丞漢獻帝置秘書丞有議曹詳說云按官水衡

都尉山池之官曰衡軍師中郎將掌帥師征治粟都尉司農

掌稅助左徒正義曰蓋今在折衝將軍將官異名不安東

參軍安東將軍之屬 ○ 貴嬪見上卷 ○ 建威參軍建威將軍之屬 ○ 尚

書令史主簿滿歲 ○ 大農丞大司農有丞 ○ 執金吾掌儀備京

也執金吾以解非常之義 ○ 蕃說金吾鳥名辟 ○ 執金吾節執者禦

不詳此一官保上卷補遺 ○ 蕃說左右衛門 ○ 執金吾節執者禦

○ 執金吾節執者禦

○ 執金吾節執者禦

○ 執金吾節執者禦

○ 執金吾節執者禦

○ 執金吾節執者禦

○ 執金吾節執者禦

○ 執金吾節執者禦



